真誥/卷0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五

真誥
卷六
作者：陶弘景

卷七

◯甄命授第二服術敘

紫微夫人〈此有椽書兩本，雖曰《術敘》，其實多原大略極論，似乎不自書意也。紫微才豐情綺，動言富逸，牽引始末，恒超理外，其後所譬，深明黃赤之致矣〉

夫晨齊浩元，洞冥幽始，八炁靡渾，靈關未理者，則獨坦觀於空漠，任天適以虛峙。於是淳音微唱，和風合起，二明鑒暉，霄翳無待也。擁萌肇於未剖，塞萬源於機上，含生反真，觸類藏初，爰可矧萬歲以為夭，願嬰劑而長和耳。何事體造靈神之冥鄉，心研殊方之假外哉。自形無得真之具，器無任真之用者，誠宜步天元之妙攝，推萬精以極妙，尋九緯以挺生，睹晨景之迴照。仰觀煙氣，則靈雲纏虛；俯眄六律，則八風扇威，太無發洞冥之嘯，圓曜有映空之暉。於是紫霞靄秀，波激嶽頹，浮煙籠象，清景遁飛，五行殺害，四節交擲，金土相親，水火結隙，林卉停偃，百川開塞，洪電縱橫而呴沸，雷震東西而折裂。天屯見矣，化為陽九之災；地否閡矣，乃為百六之會。亢悔載窮於乾極，睹群龍玃示流血乎坤野。爾乃吉凶互衝，眾示災咎。履坦道者，將幽人貞吉；居肥遁者，亦無往不利。冒嶮巇也，行必輿屍，涉於東北，則喪朋而悔至，苟大川之不利，明坎井之沉零矣。此皆人失其真，物乖我和，遊竟萬端，神鬼用謀，容使天地無常，以百姓為心。於是太上真人湣萬流之鼓動，開冥津以悟賢，遂爾導達百變，攝生理具，居福德者

常全、處危害者雕折，禦六氣者定壽，服靈芝者神逸。奇方上術，演於清虛之奧；金簡玉劄，撰於委羽之台。窈窕神唱，真暉合離。歌其章，則控晨太微，用其道，則揚輪九陔，軒蓋於流霞之陣，眷眄於文昌之台。或爐轉丹砂之幽精，粉煉金碧之紫漿，琅玕鬱勃以流華，八瓊雲煥而飛揚。絳液回波，龍胎隱鳴，虎沫鳳腦，雲琅玉霜，太極月醴，三環靈剛。若以刀圭奏矣，神羽翼張，乃披空同之上文，煒燁元始之室。瓊音琅書，發乎三玄之宮，寶紱紆三元之贈，蕊珮發丹林之房，上帝獻紫皞之重躍，太真錫流金之火鈴，神童啟轅，九鳳齊鳴，天籟駭虛，晨鍾零鏗，竦身抑旄，八景浮空，龍輿虎旂，遊扇八方。上造常陽之絕杪，下寢倒景之蘭堂。月妃參駟，日華照容，靈姬抱衾，香煙溢窗，顧眄而圓羅邁矣，何九萬之足稱哉！然後知高仙之道，蓋上尋靈之途，微妙服禦之致合神，吉凶之用頓顯也。自非無英公子，黃老玉書，《大洞真經》三十九章，豁落七元，太上隱玄者，莫有群偶於此術矣。複有體神精思，寶煉明堂，朝適六靈，使五藏生華，守閉元關，內存九真，三炁運液，而灌溉丹田，亦其次也。夫丹誠而蔬礻勺者，亦奚用東鄰之太牢哉。乃可加以五雲、水桂、術根、黃精、南燭、陽草、東石、空青、松柏、脂實、巨勝、茯苓，並養生之具，將可以長年矣。吾又俱察草木之勝負，有速益於己者，並未及術勢之多驗乎。旦頃以來，殺氣蔽天，惡煙弭景，邪魔橫起，百疾雜臻。或風寒關結，或流腫種扈，不期而禍湊，意外而病生者，比日而來集也。夫術氣則式遏鬼津，吐煙則鎮折邪節，強內攝魂，益血生腦，逐惡致真，守精衛命，鴳其餌，則靈柔四敷；榮輸輕盈，服其丸散，則百病瘳除，五藏含液，所以長遠視久而更明也。古人名之為山精之赤，山薑之精。《太上導仙銘》曰：“子欲長生，當服山精。子欲輕翔，當服山薑。”此之謂也。我非謂諸物皆當減術為益也。且術氣之用，是今時所要，末世多疾，宜當服禦耳。夫道雖內足，猶畏外事之禍，形有外充者，亦或中崩之弊，張單偏致，殆可鑒乎。術亦可以長生永壽，二可以卻萬魔之枉疾。我見山林隱逸，得服此道，千年八百，比肩於五嶽矣。人多書煩，不能複一二記示之耳。今撰服術數方，以悟密尚。若必信用、庶無橫暴之災。既及太平，則四炁含融，天緯薦生，災煙消滅，五毒匿形，二辰恒察，萬物自成。於是時任子所運而禦，亦無複夭傾也。今所言術，欲令有心取服，遏此災扈耳。又頃者末學互相擾競，多用混成及黃書赤界之法，此誠有生和合，二象匹對之真要也。若以道交接，解脫網羅，推會六合，行諸節氣，卻災消患，結精寶胎，上使腦神不虧，下令三田充溢，進退得度而禍除，經緯相應而常康，敵人執轡而不失，六軍長驅而全反者，乃有其益，亦非仙家之盛事也。嗚呼危哉！此雖相生之術，俱度之法。然有似騁冰車而涉乎炎州，泛火舟以浪於溺津矣。自非真正，亦失者萬萬。或違戾天文，譖害嫉妒，靈根鬱塞，否泰用隔，犯誓愆明，得罪三官。或構怨連禍，王師傷敗，或坑降殺服，流血膏野。或馬力以竭而求之不已，若遂深入北塞而不禦者，亦必絕命於匈奴之刀劍乎！將身死於外，而家誅於內也，可不慎哉，可不慎哉！我見諸如此等，少有獲益，

徒有求生之妄作，常歎息於生生矣。豈若守丹真於絳宮，朝元神於泥丸，保津液而不虧，閉幽術於命門，餌靈術以頤生，漱華泉於清川，研玄妙之秘訣，誦太上之隱篇。於是高棲於峰岫，並金石而論年耶？諸侯安得而友，帝王不得而臣也。遠風塵之五濁，常清淨以期真，優哉悠哉，聊樂我雲。〈案此後應有術方相連，而二本並無，乃別有掾書。二方似即是此法，令撰取在第三卷中〉

右一條有掾書兩本，一黃箋、一碧箋。

方諸青童見告曰：人為道亦苦，不為道亦苦，惟人自生至老，自老至病，護身至死，其苦無量，心惱積罪，生死不絕，其苦難說，況多不終其天年之老哉。為道亦苦者，清淨存其真，守玄思其靈，尋師輻軻，履試數百，勤心不墮，用誌堅審，亦苦之至也。視諸侯之位如過客，視金玉之寶如磚石，視紈綺如弊帛者，始可謂能問道耳。

方諸青童君曰：人之為道，能拔愛欲之根者，譬如掇懸珠，一一掇之，會有盡時。稍去外惡，會有盡時，盡則得道矣。又近喻牛負重行泥中，疲極不敢左右顧，趣欲離泥以蘇息。道士視情欲，甚於彼泥中，直心念道，可免眾苦，亦得道矣。〈謹案：上相都無降受事，唯有此二告及歌詩一首，恐未必是楊君親所瞻奉受記也〉

西城王君告曰：夫人離三惡道，得為人難也。既得為人，去女為男難也。既得為男，六情四體完具難也。六情既具，得生中國難也。既處中國，值有道父母國君難也。既得值有道之君，生學道之家，有慈仁善心難也。善心既發，信道德長生者難也。既信道德長生，值太平壬辰之運為難也，可不勖哉。〈三惡道者，生不得作人，得作鳥獸蟲畜之三惡也〉

太上問道人曰：“人命在幾日間。”或對曰：“在數日之間。”太上曰：“子未能為道。”或對曰：“人命在飯食之間。”太上曰：“子去矣，未謂為道。”或對曰：“在呼吸之間。”太上曰：“善哉！可謂為道者矣。吾昔聞此言，今以告子，子善學道，庶可免此呼吸，弟子雖去吾教〈謂應作“校”字，皆猶差懸也〉千萬裏，心存吾戒，必得道矣。研玉經寶書，必得仙也。處吾左側者，意在邪行，終不得道也。人之為道，讀道經，行道事者，譬若食蜜，遍口皆甜，六腑皆美，而有餘味。能行如此者，得道矣。〈上宰亦無降揚事，有此及服日月芒事耳〉

太虛真人南嶽赤君告曰：人有眾惡，而不自悔，頓止其心，罪來歸己，如川歸海，日成

深廣耳。有惡知非，悔過從善，罪滅善積，亦得道也。夫人遇我以禍者，當以福往。是故福德之氣，恒生於此。害氣重殃，還在於彼，此學道之行也。

又告曰：惡人害賢，猶仰天而唾。唾不汙天，還汙己刑〈凡刑字皆應作形〉。逆風揚塵，塵不汙彼，還灌其身。道不可毀，禍必滅己。

太虛真人曰：飯凡人百，不如飯一善人。飯善人千，不如飯一學道者。寒棲山林者，益當以為意。〈赤君亦無複別授事〉

紫元夫人告曰：天下有五難，貧窮惠施難也，豪富學道難也，製命不死難也，得見《洞經》難也，生值壬辰後聖世難也。

我昔問太上：“何緣得識宿命？”太上答曰：“道德無形，知之無益。要當守誌行道，譬如磨鏡，垢去明存，即自見形，斷六情、守空淨，亦見道之真，亦知宿命矣。”又曰：念道行道信道，遂得信根，其福無量也。

紫微夫人告曰：為道者譬彼持火入冥室中，其冥即滅，而明獨存。學道存正，愚癡即滅，而正常存也。財色之於己也，譬彼小兒貪刀刃之蜜，其甜不足以美口，亦即有截舌之患。

玄清夫人告曰：夫人係於妻子寶宅之患，甚於牢獄桎梏，牢獄桎梏，會有原赦，而妻子情欲，雖有虎口之禍〈有此一異手寫本，無此十九字，恐是脫漏〉，己猶甘心投焉。其罪無赦，情累於人也。猶執炬火逆風行也。愚者不釋炬火，必燒手，貪欲恚怒，愚癡之毒〈又闕此十五字，於辭有不應爾。貪嗔癡所謂三毒〉。處人身中，不早以道除斯禍者，必有危殆。愚癡者，火燒手之謂也。為道者猶木在水，尋流而行，亦不左觸岸，亦不右觸岸。不為人所取，不為鬼神所遮，又不腐敗，吾保其入海矣。人為道，不為穢欲所惑，不為眾邪所誑。精進不疑，吾保其得道矣。

南極夫人曰：人從愛生憂，憂生則有畏，無愛即無憂，無憂則無畏。昔有一人夜誦經甚悲，悲至意感，忽有懷歸之哀。太上真人忽作凡人，徑往問之：“子嚐彈琴耶？”答曰：“在家時嚐彈之。”真人曰：“弦緩何如？”答曰：“不鳴不悲。”又問：“弦急何如？”答曰：“聲絕而傷悲。”又問：“緩急得中如何？”答曰：“眾音和合，八音妙奏矣。”真人曰：“學道亦然，執心調適，亦如彈琴，道可得矣，愛欲之大者，莫大於色。其罪無外，其事無赦，賴其有一，若複有二，普天之民，莫能為道者也。夫學道者，行陰

德莫大於施惠解救，誌莫大於守身奉道，其福甚大，其生甚固矣。”

有人惡我者，我不納惡，惡自歸己。將禍而歸，身中猶景〈謂應作“影”字〉響之隨形聲矣。右眾靈教戒所言。

按此三男真二女真並高真之尊貴者，降集甚希，恐此是諸降者敘說其事，猶如秋分日瑤台四君吟耳，非必親受楊君也。

三見易遷，再雲可待，要乃起東山屋舍，且可離護之耳。問其故，未見答。問眾靈雲：我或爾耶，未詳此意，欲識之。〈此一條楊君自記，是論長史事〉

數遊心山澤，托景仙真者，靈氣將潛子之遠樂，山神將欣子之向化，是故百疾不能幹，百邪不得犯。屢燒香左右者，令人魂魄正，而恒聞芳風之氣，久久乃覺之耳。覺之則入道，入道則得仙，得仙則成真。〈從前卷有待歌詩十篇接戒來至此，凡八紙，並更手界紙書。後截半行書字即是楊書，“淨睹天地行”。此前當並有楊續書，後人更寫別續之耳，所以前脫三十四字，楊所書今未知何事〉

靜睹天地念飛仙，靜睹山川念飛仙，靜睹萬物，念覆載慈心。常執心如此，得道也。人生者如幻化耳，寄寓天地間少許時耳。若攝氣營神，苦辛注真，將得道久。道成則同與天地共寓在太無中矣。若洞虛體無，則與太無共寄寓在寂寂中矣。能洞寂者，則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死生之根易解，久長之年易尋，尋之可得，解之可久。

夫可久於其道者，養生也，常可與久遊者，納氣也。氣全則生存，然後能養至，養至則合真，然後能久。登生氣之二域，望養全之寂寂，視萬物玄黃盡假寄耳，豈可不勤之哉。氣全則辟鬼邪，養全則辟百害，入軍不逢甲兵，山行不觸虎兕，此之謂矣。

學道之心，常如憶朝食，未有不得之者也。惜氣常如惜面目，未有不全者也。然面目亦有毀壞者，猶氣亦有喪失，要人之所惜，常在於面目，慮有犯穢，次及四肢耳。若使惜氣常為一身之先急，吾少見其枯悴矣。〈案此所雲氣，蓋是房中精氣之氣，非呼吸之氣〉

人隨俗要求華名，譬若燒香，眾人皆聞其芳，然不知薰以自燔，燔盡則氣滅，名立則身絕。是故高人哂而遠之，遂為清淨。生之為物，譬日月天地，此四象正與生生為對，失

生則四象亦滅，非四象之滅，生滅之也。若使常生，則四象常存，非四象之常存，我能常生故也。常生亦能生於無景，何四象之足計哉！災遘禍生，形壞氣亡，起何等事耶？似由多言？而不守一，多端而期苟免耳。是以玄巢頹枝以墜落，百勝喪於一敗矣。惜乎通仙之才，安可為豎子致弊也。〈豎子致弊，蓋為膏肓之患不除，借取晉景公之夢，不爾則是別有小兒事也〉

南嶽夫人所言

鴻鷺對南旅，以遐扇揚翮。在於十百之野，彼鳥自謂足矣。然鵗鳩歎其眇邈，大鵬哂鴻舉之指〈謂應作“ 咫 ”字〉尺耳，苟安其安，而是非自足，故三鳥不相與議焉，何譏之乎。

紫微言右八條並楊書。

古之至人獨秉靈一之符，玄覽委順之化，明坦途而合變，捫冥樞以齊物，故自然之表，則存之而不論；域領之內，則論之而不議矣。昔玄風泯絕，埃氣彌氛，弘猶淪喪，澆偽滋起，馳騾之徒，替真於崖分之外，躁兢之群，饕利於形名之肆，擅智生流蕩之患，希求致矜伐之累，乖常適於所適，離至當於非當矣。名身孰親，道家良　　〈謂應作“ 箴 ”字〉。履淹者守一之至戒，良可歎息。

六月八日夜，保命告許長史。

知以無涯傷性，心以欲惡蕩真，豈若守根淨衝，棲研三神，所以彌貫萬物，而玄同鏡寂，泯然與泥丸為一，而內外均福也，可示虎牙。南嶽夫人言

促催進散，不可令河上有事。〈散似是術散。河上，水官也〉保命言

不修道德，及學道無成，則肇功之徒不相逮也。自頃未見有日進之人矣，學誌故自少也〈七世之德，本鍾於學者。若不學，則非複所賴，故以為戒〉。徒攝上道而不勤者，故下鬼耳〈下鬼謂下解主者鬼帥耳。不必是酆宮之鬼也。經中亦雲如此〉。在官無事，夷真內煉，紛錯不穢其聰明，爭兢不交於胸心者，此道士之在官也。

秀玄棲摽者，雖山河崩潰而不眄，誌道存真者，雖寒熱饑渴猶不護，此一往之至也。精

散八虛，魂遊萬途，或因風以投間，或挾魍以結扃，將一切撥之而勿耳矣。昔之道非今道也，靈覺苟殊，百隙其如予何？章聞之，亦足以檢撲矣。

右九條並楊書

夫真者都無情欲之感，男女之想也。若丹白存於胸中，則真感不應，靈女上尊不降矣。縱有得者，不過在於主者耳。陰氣之接，永不可以修至道也。吾昔常恨此賴改之速耳。所以真道不可對求，要言不可偶聽也。有匹則不真，外並則真假，真假之跡斷可見也。

此一條應是裴君言某書

哭者亦趣死之音，哀者乃朽骨之大患，恐吾子未悟之相為憂耳。極哀者則淫氣相及，來子雖善於爾曹，當柰張者何？定錄君所戒。

右一條楊書後被割不盡。

穆惶恐言，逢遇玄運，得聞宗告，每事將順，啟悟胸心，仁蔭纏綿，仰感罔極。至於始終之分，天然定理，樂生惡亡，人情常感。哭泣之哀，奔臨之製，內以敘情，外以順禮，賢庶所守，莫之虧也。穆內雖修道，外故俗徒，未能披褐山棲，帶索獨往，不得不敘順情禮，允帖內外，一旦違之，既恩情未忍，亦懼傷之者至矣。

夫人之言，宛而附情，弘道長教，可謂遠矣。輒當奉遵告敕，使哀不至傷，哭不過慟，棲道任適，不敢有違，謹白。〈此是答右英書本。今闕所授事，非謂前中君所告趣死之音者，而亦應相關涉也〉

右一條掾為書。